

第三章 人物分析

布羅凱特說：「人物便是一切情節的資源。」並說：「人物造型的第一個層面是外型；第二個層面是社會的；第三個層面是心理的；第四個層面是道德的。」¹我們可以從這幾個原則來看《幽閨記》中的人物。

第一節 王瑞蘭

王瑞蘭是王尚書的女兒，年方及笄，是生居華屋高堂的千金。「生居畫閣蘭堂裏，正青春歲方及笄。家世簪纓。」可說出身官宦之家，名門貴族，這是她的出身背景。北番入侵，蒙古侵金，逃亡中與母失散。至於她的外表，第八齣〈少不知愁〉描寫她：

【七娘子】「儀容嬌媚，那堪身處歡娛地。」【踏莎行】「瑞蘭蘭蕙溫柔，柔香肌體，體如玉潤宮腰細。細眉淡掃遠山橫，橫波滴溜嬌還媚，媚臉凝脂，脂勻粉膩，膩酥香雪天然美。美人粧罷更臨鸞，鸞釵斜插堆雲髻。」

【錦纏道】「髻雲堆，珠翠簇。蘭姿蕙質，香肌稱羅綺。黛眉長，盈盈照一泓秋水。鞋直上冠兒至底，諸餘沒半星兒不美。……」。

下場詩是這樣寫的：「芳容魚沉鴈落，美貌月閉花羞。肌骨天然自好，不搽脂粉風流。」幾乎整齣都在寫她的外型，包括容貌、體態、身材、眼睛、肌膚、頭髮、眉毛、鞋子、甚至香味。文字之細膩，似乎美人就在面前，香澤可親。這是外型的交代。逃難途中，遇到呼叫其妹的蔣世隆，因怕落單，求世隆結伴而行。聞世隆言女子有家長才安全，又怕人問起，遂云：「怕不問時權作弟兄，問著後道作夫妻。」流露出她的聰穎機敏。〈虎頭遇舊〉中當她見世隆欲應興福之邀，留在山寨，及時相勸，可以看出她的出身及見地。這是她的心理層面的描寫。瑞蘭在劇中有少女追求自主婚姻的熱情和勇氣，做出超越一般大家閨秀對父權勢力所能做的反抗，掌握自己的命運。又具有人性對愛情忠貞於一定局限的冷靜和容忍，這是她道德方面的表現。

王瑞蘭是《拜月亭》中塑造最成功的人物，她鮮明強烈的個性，形象逼真生動。她「生居畫閣蘭堂裏，……家世簪纓，儀容嬌媚。」「知他喚喚愁是甚的，總不解愁滋味。」的嬌弱形象，深受禮教束縛，不懂人情世態。經歷了戰爭的洗

¹ 布羅凱特：《世界戲劇藝術欣賞》（台北：志文出版社，2001年再版）頁58。

禮，環境不斷改變著她的思想感情，使她終於克服了禮教的束縛和少女的羞澀，選擇了自己的未來。在接受蔣世隆的關心和追求時，先是疑慮重重，惟恐觸犯名教禮法。一旦好合之後，則特別堅定真摯。而在與父親的權威抵觸時，她的意識逐漸甦醒，逐漸成型。雖被強迫回家，回復千金小姐生活，能擇乘龍快婿，卻仍不忘病中的丈夫，視富貴如土芥，堅決拒絕改嫁，表現出純正堅貞的品格，抗逆濁世的意志，是很難得的。然而限於她的出身與教養，她還不至於和父親決裂，所以她在月下禱告對父親發出怨恨之語，也是她所能做的最大限度了。仔細觀察瑞蘭的表現，大概可以從底下三方面來看她的人格特質。

一、對愛情的專一

王瑞蘭是一個癡情專一的妻子形象，一旦墜入情網，便熱情奔放，追求愛情的行動積極而大膽，往往較男主角更堅定勇敢的去克服愛情的間阻與困難，屬於正面的人物。愛情的喜劇大多是絕處逢生，苦盡甘來的情節，結局也是圓滿歡樂的。同時，在其戲劇情境中，更流溢著一種堅忍奮鬥的情志與活力之喜劇精神；憧憬的幸福，結果都如願以償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

王瑞蘭在愛情的表現特別堅定，試看底下數例：

比如〈抱恙離鸞〉一齣中，她對病中世隆的照顧可以感受到她溫柔體貼的一面。當店主公請來太醫時，她對店主公說：「公公，他是病虛的人，叫他悄悄的進來，不要驚嚇了他。」又對太醫說：「先生，用心看一看，是甚麼症候。」父親強迫她離開世隆時，她千叮嚀萬交代，就是放不下世隆：【川撥棹】「男兒贖藥，把衣衫典當償。我不能覘覘，我不能覘覘得你身體康。」關心之情溢於言表。【前腔】「休為我相思損天常，緊攻書，臨選場。」在慌亂緊急之中，她還不忘鼓勵世隆上進，相當冷靜。【哭相思】「怎下得將人離別，愁萬縷，腸千結。」萬般心痛，都怪爹爹的無情。

〈皇華悲遇〉中她唱道：【灞陵橋】「這苦說向誰，索性死別離，各自也著邊際。生把我鴛鴦分開，兩下裏，一步一回頭，教我傷情意。嗒衫兒上淚珠兒任淹濕。」可以想像她以淚洗面的日子。又唱：【銷金帳】「初更鼓打，哽咽寒角吹，滿懷愁分付與誰？遭逢這般磨折，這般別離。鐵心腸打開，打開鸞孤鳳隻。我這裏恹恹，他那裏難存濟。翻覆怎生，怎生獨自個睡。」她愁腸百結，滿心憤悶，怨怪父親鐵石心腸。【銷金帳】「三更漏轉，寒雁聲嘹啞。半明滅燈火煤，尋思這般沉疾，這般狼狽。相別到今，到今凶吉未知。冷落空房，藥食誰調理？牀兒上

怎生，怎生獨自個睡。」她時時刻刻都在掛念世隆。【紅衫兒】我有一言說不盡……我尋思他眼盼盼人遠天涯近」滿腹委屈，欲向母親哭訴，卻又被父親制止，真是無奈啊！【越恁好】「欲言又忍，心兒裏痛切切如刀剗，眼兒裏淚滴滴如珠搵。」她內心充滿了痛苦的掙扎。

〈太平家宴〉中學家無不歡樂，只有她唱出了不和諧的音調：【玉漏遲序】「轟雷戰鼓，喊殺聲散亡，人盡奔逐。那時無他可憐，救我在危途，知何處作婢為奴，知何處遭驅被虜。」思念之情依然不減。

三十齣〈對景含愁〉三十二齣〈幽閨拜月〉基本都是她因思念而引發的閒愁。如【青衲襖】「我幾時得煩惱絕？幾時得離恨徹？」「悶懷些兒，待撇下怎忍撇，待割捨難割捨。倚遍闌干，萬感情切，都分付長嘆嗟。」拜月情節最爲動人，且聽她言道：【二郎神】「拜新月，寶鼎中明香滿爇。上蒼，這一炷香呵！願我拋閃下男兒疾較些，得再覩同歡同悅。」對月禱告，真實地披露了瑞蘭內心深處對夫婿的無限眷戀與關懷。【四犯黃鶯兒】「那時節呵！囊篋又竭，藥餌又缺。他那裡悶懨懨難捱過如年夜。」季節的轉換，時光的飛逝只有更加深瑞蘭的思念。

三十四齣〈姊妹論思〉【二犯孝順歌】「從別後，渡孟津，思君盡日欲見君。鳳北鸞南，生生地鏡剖與釵分。鎮千思萬想，要見無門。【合】放不落心上人，撇不下心上人。」「恩和愛，苦共辛，衷腸告天天怎聞。妾後夫前，懨懨地幾曾忘半分？有三言兩語，寄也無因。」她對世隆可說是一往情深，綿綿無盡的思念。如此情愫凝聚起來，就成爲接下來貞節觀的表現和對抗父親勢利婚姻的原動力了。

二、貞節觀的執著

講到這方面，必須先了解中國歷代以來貞節觀的演變情形，才能對瑞蘭的堅持有一個歷史的脈絡可循。而官家千金，通常也熟讀詩書、深通文墨，對於四書倫理多少有涉獵。在世本〈隆遇瑞蘭〉中她曾引用《詩經》：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；通行本〈曠野奇逢〉則改爲引用《孟子》：「惻隱之心」，足以證明她有相當的知識水準，對於《女誡》、《列女傳》之類的書想必也有接觸。

婦女的貞節觀，經先秦以至遼金、元歷代發展，到明代已制度化、宗教化，節婦烈女的數目與風氣普遍超越前代。禮教是春秋以後的產物，戰國時期婦道已形成。「三綱五常」、「三從四德」在漢代提出。魏晉時期有開明、有保守，離婚、再嫁不受限制。隋唐五代仍是一樣。到了唐代守節觀念逐漸加強，公主不言有再

嫁者。兩宋時期貞節觀念已相當普遍，尤其是程頤的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。」影響後世貞節觀念甚鉅。由於理學盛行，離婚被認為無行。到元、明以後，人們對婦女貞操的要求更加苛刻，夫亡殉夫或守節便成為天經地義的事了。蒙古人以一外族統治中國，雖然只有 98 年，但節婦烈女達 854 位²。這種數目的激增，反映了貞節觀念的普遍和加重。而元代的節婦烈女與遼、金兩朝一樣，均集中於政權將傾的末期。由於兵災賊亂，加上當時已相當盛行的纏足風氣，使無力自保貞節的婦女只有走上殉節一途。女真人中不僅有旌表貞節的帝王，更有接受了貞節觀念而表現於行動的婦女。明代是提倡貞節最力的時代，除了朝廷、官府以行政手段推行外，對女教之提倡更不遺餘力。因此，明代婦女讀女教之書相當普遍。在歷代后妃中，明之后妃最為賢德，此為太祖立下制度使然。太祖大力獎勵貞節，對於節婦烈女不僅可旌表門閭，更可免除本家差役。總計明代以身殉節的烈女竟有 9473 人之多，節婦則有 27141 人，高出前代實在太多。其中各式各樣的殉節方式，「代夫就刑」、「代夫就烹」都有，可歌可泣，令人嘆為觀止，實在不輸給民族英雄。婦女守節必須要有膽識，也要有堅強的意志，才能克服外在的阻礙。

再就閨秀的生活來看，傳統禮教要求女子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。「大門設司門一人，朝夕防檢雜人出入。」還須設有中門，「以老成端厚者一人守之，早啓暮閉，婦女無故不得出。」³從這些家範的規定，可以清楚看到對婦女活動空間的約束。瑞蘭在這樣的生活下，與外界隔絕，對渺無訊息的丈夫還念念不忘。除了真摯的愛情為基礎外，貞節的觀念不能說沒有。而且上層社會婦女受禮教的影響或許還更深。在實踐方面，往往較平民女子為激烈。當父親王鎮藉聖旨招贅新科狀元時，她一口回絕，說自己已有夫君，還加上一番嚴辭抗拒；對媒婆也說自己甘心守節，誓不再移天，如此心志，可敬可佩。關劇第四折與世隆互相指責中，幸好有瑞蓮作證她的清白。世本、通行本都省掉了這一段麻煩。小說也提及門禁森嚴，要世隆相信乳母。底下來看瑞蘭貞節觀的表現：

〈招商諧偶〉中，當蔣世隆要和她成為真夫妻時，她躲躲閃閃，顧左右而言它。雖然她心裏已有愛慕之情，但是她的出身和教養讓她知道分寸。她害怕自主成婚，有違禮法，「怕仁人累德，娶而不告，朋友相嘲。」故再三推辭。從訂房間開始，一房一床，還是兩房兩床？不厭其煩地爭執，展開兩人的拉距戰，「秀

² 安碧蓮：《明代婦女貞節觀的強化與實踐》（台北：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95 年）頁 27。

³ 衣若蘭：《從「三姑六婆」看明代婦女與社會》（台北：師範大學史研所碩士論文，1997 年）頁 100。

才，你自睡，我自睡，只管問我怎麼。」一路發展到後面的口舌之辯。瑞蘭還提議：「秀才，你送我到行朝，與爹爹說知，教個媒人說合成親，卻不全了奴家的節操？」可惜世隆不聽，還動了脾氣。劇作花了很大篇幅著墨，最後加上店主公、店主婆的勸導，說明權宜變通之道，再權充媒人之後，瑞蘭才終於答應。這部分真實而細微地刻畫瑞蘭曲折深邃的內心世界，禮教和貞節的色彩仍然附著在她的身上。她唱說：【撲燈蛾】「禮儀謹化源，關雎始風教。一時見君子，匆匆遽成人道也。」引用《詩經》來表示慎重其事，但還是克服不了羞怯，又唱：「不肯賦情薄，不肯賦情薄，隨順教人笑，空使我意沉吟，眉留目亂羞難道。」細膩地表現出她心情的矛盾。最後還「只恐容易間，把恩情心事都忘了。海誓山盟，神天須表，辨至誠，圖久遠，同諧老。」這麼嚴密的把關是很符合她的身分和個性的。

比較世本和通行本，可看出兩本不同的處理方式，也可觀察到元、明兩代禮教觀念的差距。世本是寫王瑞蘭不願與蔣分手，乃不再推調，節奏較快。《幽閨記》則寫王之答允，係由店主說服並自任主婚之故，而由店婆指出其原是「看上這秀才的，她也要拿些班兒」。經這一番曲折，可看出瑞蘭身上的禮教色彩和貞潔觀念。王瑞蘭理智勝於感情，即使對世隆有好感，也不隨便苟合。她其實是希望回家後明媒正娶的，那才光彩。

李贄評此齣戲說：「難得如此貞節女子，即患難亦不苟也。」又總批說：「如此女子，難得！難得！居常而失節者，不知何如。」王季思曰：「王瑞蘭與蔣世隆正式結為夫婦，是他們在患難中建立的愛情發展的必然結果。雖然有黃公夫婦為之主婚，只不過是一種形式，實際上是自主成親。這是對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』的否定，這一結合標誌著王瑞蘭的思想性格又向前發展了。」⁴

三、對傳統婚姻的反抗

在〈曠野奇逢〉和〈招商諧偶〉中王瑞蘭的叛逆行為在很大的程度上還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，多少受制於她的出身和教養。但自〈抱恙離鸞〉之後，她對傳統禮教的反抗就完全是自覺的了，她的性格就更為堅強了。王鎮在招商店將他們夫婦強行拆散時，王瑞蘭雖顯得無可奈何，但已壓抑不住對她的父親的怨恨：「更沒些和氣一味莽，鐵膽銅心，打開鳳凰。」當父親怒問她：「誰為媒妁，甚人主張？」她回答：「爹爹，人在那亂，人在那亂離時節，怎選得高門廝對廝當？」

⁴ 王季思主編：《重訂增注中國十大古典喜劇集·幽閨記》第二十二齣〈招商諧偶〉（山東：齊魯書社出版，1991年）頁328。

門第觀念在她心中已有些動搖了，但因她的教養所致，只有如此低調回答。在〈皇華悲遇〉一齣中，她和父親顯得格格不入，貌合神離，發出：「甚時除得我心頭悶？甚日除得我心頭恨？」的哀嘆。在〈太平家宴〉中，王鎮全家團聚汴京，開筵慶賀。在一片歡樂聲中，王瑞蘭偏偏又提起舊事，表達對丈夫的思念：【玉漏遲序】「轟雷戰鼓，喊殺聲散亡，人盡奔逐。那時無他可憐，救我在危途，知何處作婢為奴，知何處遭驅被虜。」〈幽閨拜月〉一齣還和瑞蓮一起抱怨父親「意似虺蛇，性似蝎蝥，一言如何訴說。」追求婚姻的自主和維護父權的禮法，是貫穿全劇的戲劇衝突。在自己的愛情和婚姻上，王瑞蘭既不屈服於自己的父親；也不理會最高統治者的命令。在〈詔贅仙郎〉一齣中，王鎮奉旨招贅，但王瑞蘭斷然拒絕。「上告爹爹母親得知，孩兒已有丈夫，不敢從命。」後面一大段瑞蘭申訴之言，再次強調世隆救命之恩，並且以封建家長之道，還治家長之身。她說：

但爹爹高居相位，顯握朝綱，觀通書史，止有守貞守節之道，那有重婚重嫁之理？況他乃讀書才子，有日禹門三汲浪，一舉占鰲頭。孩兒寧甘守節操，斷難從命。離亂兵戈喊殺頻，娘兒驚散竄山林，危途不遇賢君子，相府那存有妾身？莫把恩人輕不顧，不應親者豈相親。世隆有日風雲會，須待團圓到底親。

這一段訓老爹訓得義正詞嚴的話，可以代表王瑞蘭的貞節觀。王季思說：「敢於辭贅抗婚，不僅違抗父命，而且也不把聖旨放在心上。王瑞蘭對愛情的忠貞和對傳統勢力的反抗性格，反映了人民的意願，煥發出奪目的光彩。」⁵接著瑞蓮也發表了她的心聲：

瑞蓮甘與姐姐一同守節，但得天從人願，妾兄一舉成名，那時夫榮妻貴，姻緣再合。妹承兄命，始配鸞鳳，庶酬爹爹養育之恩。九烈三貞自古聞，從新棄舊枉為人。如今縱有風流婿，休想佳人肯就親。

這一番壯烈之詞，合情合理之至！多麼美好的願望。妹妹的行動，也是對姐姐的支持。沒想到王鎮一句：「這是朝廷恩命，休得多言！」就回絕掉了。可見舊式婚姻之勢力，霸道之至。然後媒婆領命，準備遞送絲鞭，瑞蘭阻止道：

【黃鶯兒】口誦柏舟篇，更何心續斷絃。……我洞房曾會招商店，爹爹錦旋，途中偶見，霎時間拆散了鴛鴦伴。媒婆休要遞絲鞭，我甘心守節，誓不再移天。

王季思曰：「在媒婆面前，也宣稱自己是有夫之婦，這對愛情是何等忠貞。」又

⁵ 同上註，第三十五齣〈詔贅仙郎〉頁374。

曰：「王鎮愛的是新科狀元，所以執意要招；王瑞蘭愛的是蔣世隆，所以堅決不嫁。兩種思想，壁壘分明。」⁶就王瑞蘭的性格發展來看，假如不是蔣世隆後來得中狀元，那麼悲劇是不可避免的。儘管蔣世隆中了狀元，夫妻才得團圓，但王瑞蘭所愛的仍然是原先真誠的蔣世隆，而不是狀元郎。王鎮雖然最終成全了蔣、王的婚姻，但他所看中的不是蔣世隆，而是狀元郎。這對比就是父女衝突所在。劇本至此完成了這個勇敢衝破禮教藩籬，爭取婚姻自主的貴族婦女形象的創造。

第二節 蔣世隆

再看蔣世隆這個人物，也是頗為精采的。第一齣〈開場始末〉即有介紹：「蔣氏世隆，中都貢士，妹子瑞蓮，遇興福逃生結為兄弟。……」第七齣〈文武同盟〉和興福義結時，有提到他三十歲，興福二十八歲。他有相當的機智和才學，去掉他的身分和家世，他和瑞蘭是很相配的。〈曠野奇逢〉裡顯現出他的機伶和風趣，頗為討喜。〈文武同盟〉中仗義幫助陀滿興福，看出他的大方豪爽，樂於助人。熱情而從善如流，非一般書呆子可比。也因為這樣的施恩，才有後面的福報。〈招商諧偶〉中逐漸看出他複雜的一面。侯百朋說他的表現不值得同情，說他的人格特質裡帶有一些雜質，⁷這個說法與我心有戚戚焉。也就是說他不是很單純，但畢竟他是個年輕男子，又面對瑞蘭這樣一個「蘭姿蕙質，香肌稱羅綺」的美女，焉能不心動？這也是很正常的，只是弄到有點動怒，就有欠風度了。但也有人認為這樣才能製造衝突，才有底下的連場好戲。這是就戲劇張力來說；就人格特質來說，我們只好說是人性，或者說作者太了解人性了。這齣之後的世隆比較沒有特出的表現。在〈抱恙離鸞〉中飽受屈辱和磨難，對情不再奢求，順乎自然。畢竟一介寒儒如何與權豪勢要聯婚？他知難而退，也難怪在關劇中及第後接受了媒人的絲鞭。令人稱道的是通行本《幽閨記》把他寫成忠於愛情的多情種，堅不接受絲鞭，滿足了人們美滿姻緣的夢想，人物也可愛得多。

功名的順遂向來是文人日夜縈懷的夢想，尤其在元代，讀書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，能考上科名無異是飛上青天。蔣世隆這樣的書生角色，自然也免不了有這樣的企圖，從第二齣〈書幃自嘆〉上場詩即可讀出他的心聲：

⁶ 同上註，頁 376。

⁷ 侯百朋：〈談世德堂本《重訂拜月亭記》〉見《南戲探討集》第五輯（浙江：溫州市藝術研究室，1987 年出版）頁 92。

【珍珠簾】十年映雪囊螢，苦學干祿。幸首獲州庠鄉舉，繼辱與焚膏。祇勤習詩書，咳唾珠璣才燦錦，養浩然春闈必取。一躍過龍門，當此青雲得路。

後面兩首【月上海棠】也是一樣的心情。世德本有兩首；汲古閣本有一首；李卓吾本及暖紅室本則無，且把十一齣的【緱山月】、【玉芙蓉】、【刷子序】移上來，底下來欣賞這兩首：

【月上海棠】君子儒，文章學業馳名譽。但一心憂道，豈為貧居。十年挨淡飯黃齏，終身享鼎食重禱。前賢語，果是書中自有金玉。

【月上海棠】且待時，皇天肯把男兒負。待風雷得迅，穩躍雲梯。赴選場，指日成名。擢高科換白更綠，鵬程遠榮歸，鄰里顯赫門閭。

下場詩也有「一舉首登龍虎榜，十年身到鳳凰池。」之句，充滿了有朝一日、一旦成名的嚮往。和第八齣描寫瑞蘭作一比較，發現頗有趣的現象。寫瑞蘭著重外型；寫世隆著重才學抱負，正所謂郎才女貌，似乎就是才子佳人的模型。

再從金、元兩代來看士子的命運。文人在過去社會所受的尊榮可稱為天之驕子，此乃與科舉之進士科有密切關係，此風氣一直到金代。金雖然以外族入主，但為籠絡人心，仍繼承唐宋進士科之制，屢行科舉，且以詞賦為主，頗重文學進士。而元朝廢科舉之後，士子之地位一落千丈。因此，元雜劇中文人的形象大致分為三類：現實追求型、現實游離型、浪漫才子型。⁸ 蔣世隆應可歸之于現實追求型。科舉功名是社會公認的價值標準，具有其權威意義。讀書人出仕，除了精神上能實現理想之外，還可以得到經濟生活之保障和社會上的尊敬。這就常常成了愛情劇中愛情阻撓的解藥了。只要考上科名，就天下太平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。可真是萬靈丹呢！所以瑞蘭才會不忘提醒世隆「緊攻書，臨選場」了

也因此，有人把《拜月亭》歸類為「貧與富的戀愛」⁹，強調貧與富的差距，注重門第觀念。王瑞蘭之所以硬生生被父親從重病染身的蔣世隆身邊強行拖走，只是因為蔣世隆是一個不發跡的窮秀才而已。雖然此戲著重的是事件的巧合，強調王瑞蘭對蔣世隆不變的思念。但貧富主題意識仍然是形成拜劇情節的大架構，是引發其故事發展的一個背後的成因。功名的彌補是解決之道，畢竟仕途的得志，是一種最大的社會價值，所以它才可以掩蓋愛情的最大缺失。

王尙書對他的打擊、凌辱是血淚的教訓。比如〈抱恙離鸞〉中，王尙書對他

⁸ 吳秀卿：〈元代文人故事劇研究〉（台大中文所碩士論文 1983 年）頁 109。

⁹ 張淑香：《元雜劇中的愛情與社會》（台北：長安出版社，1980 年初版）頁 102

說道：「你自想，甚年發跡窮形狀。」是很傷人的口氣，「就死有誰來憐你！」、「若要成雙休指望！」更是絕情。由於貧富的差距，所受到的歧視與侮辱，須得到另外一種更重要的社會價值的援手，才能得到保障與安全。要有這樣的自覺並付諸努力，才能獲得愛情的美滿結局。觀之本劇，試將世隆人格特質分三方面來研究：

一、俠義

在第七齣〈文武同盟〉中，興福被官兵追捕，躲在世隆家園中。事後世隆問知係被害忠良之後，不畏同誅之罪，結拜為義弟。並贈衣帽及銀子，教他更姓名，逃向外州他郡，這些舉動都顯得頗為俠義慷慨。王季思曰：「敢於冒『與本犯同罪』的風險，拯英雄于危難之中，蔣世隆不失為『志誠君子』。」¹⁰這是世隆在這齣戲中最值得讚美的地方。不過仔細閱讀劇本，可以發現世隆也有他機警小心的一面，不是那種一擲千金的豪氣。比如他在和興福結拜前，初看到陀滿興福「入園中暗隱」、「情既緊言又窘」，以為「非奸即盜賊」，正要「送到有司推問」。及至聽到興福「將冤苦陳」，感到他「情實可憫」，又「覷著他貌英雄出輩群」，「結交在未遇之先，施恩在當厄之日。看此人一貌堂堂，後來必有好處。」於是和他「兄弟相識認」，興福感激不盡，然後又說：「這也非在今日，他時須記取今危困。」原來他先有這些算計，才決定幫忙興福的。這好像有點在做生意，先投資再回收，就不完全是助人為樂了。還有他問興福：「打從那裡來？」興福說：「後園牆上跳過來的。」他馬上「我如今送你到前門出去。」顯出他的機警。當興福欲他日報恩，猛回頭問他姓名時，他居然問：「兄弟，你三回四次問我的姓名，莫非恐人拿住，要攀扯著我麼？」實在是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這些種種，其實他頗有機心。是好是壞，很難說。侯百朋說得好：「男主角蔣世隆既有忠貞于愛情的一面，也夾有其他的雜質。」¹¹這雜質姑以底下的「狡黠」來涵蓋吧！

二、狡黠

第十七齣〈曠野奇逢〉是本劇第一個重頭戲，王瑞蘭在曠野奇逢蔣世隆，是愛情發展的起點，全劇喜劇性的衝突從此開始。世隆喚妹，瑞蘭誤聽而應時，兩人見面確是尷尬。當世隆欲離去時，瑞蘭忽又求他提攜周庇，世隆於是跟她開個玩笑：

¹⁰ 同註 4，第七齣〈文武同盟〉頁 295。

¹¹ 同註 7，頁 92。

(生)娘子，你方纔說，不見了令堂。遠遠望見一位媽媽來了。(旦回頭科)在那里？(生近看科)曠野間，曠野間，見獨自一個佳人，生得千嬌百媚，況又無夫無婿，眼見得落便宜。且待我嚇她一嚇。娘子，如何是，天色昏慘暮雲迷。(旦慌科)秀才，帶奴同行則箇。(生)娘子差矣！我自家妹子尚且顧不得，怎帶得你？

世隆真愛惡作劇，設計偷看瑞蘭的容貌，好決定要不要帶她嗎？更要命的那一句「眼見得落便宜」，可說是居心叵測，給人遐想的空間。故此處，各人解讀不同，侯百朋認為他乘人之危，似乎也有道理。這樣說也許嚴重了些。總之，有一點佔便宜的輕浮心態，或只是開玩笑而已。往下，他又故意說：「我是個孤男，你是寡女，廝趕著教人猜疑。」什麼「路中若擋攔。」「兄妹固好，只是面貌不同。」逼得瑞蘭只好回應：「有一個道理。」世隆明知故問：「怕問時卻怎麼？」瑞蘭：「奴家害羞，說不出來。」世隆進一步誘她：「娘子，没人在此，便說有何害？」瑞蘭滿臉通紅：「怕問時權」世隆：「怎麼又不說了？權甚麼？」世隆真狡猾，終於從瑞蘭口中套出了：「權說是夫妻。」他也終於鬆了一口氣：「恁的說方纔可矣，便同行訪蹤窮跡去尋覓。」單純的瑞蘭那是世隆的對手。王季思說：「世隆本來愛上王瑞蘭，巴不得與之同行，卻又偏偏裝得冷淡無心，甚至故作刁難。這就能引人入勝，富于喜劇色彩。」¹²這一齣是很生動的精采好戲，流傳至今。

第二十齣〈虎頭遇舊〉中，兩人被山賊攔劫，寨主原來是興福。一番相認後，瑞蘭狐疑世隆何以有這樣的親戚，連番追問：

【鮑老催】(旦)秀才，你儒業祖傳襲，文章幼攻習。我低低問，暗暗猜，心疑忌，叔伯遠房姑舊的？(生)不是。(旦)敢是兩姨一瓜蒂？(生)也不是。(旦)這不是，那不是，怎有這個賊兄弟？(淨)告主帥，主帥好意勸那娘子飲酒，那娘子反罵主帥。(小生)哥哥，兄弟好意勸嫂嫂飲酒，如何反罵兄弟？(生)兄弟，你小校聽錯了，道這不是，那不是，怎有這個好兄弟？賽關張、勝劉備。

這一段插曲相當喜劇化，雖短短幾行，卻表現出每一個人的情緒，令人會心一笑。尤其世隆的機智風趣，特別討喜。王季思說：「這個場圓得好。」¹³

第二十二齣〈招商諧偶〉，是本劇的第二個重頭戲，也是本劇最長的一齣，篇幅超過全劇的十分之一。以「權說做夫妻」發展為正式夫妻的過程中，深入細緻地揭示了王瑞蘭這個千金小姐的內心世界，也可以更進一步了解蔣世隆的個

¹² 同註4，第十七齣〈曠野奇逢〉頁317。

¹³ 同上註，第二十齣〈虎頭遇舊〉頁325。

性。首先他們在招商店歇息，世隆設計邀瑞蘭喝酒。從世隆和酒保的對談，可發現世隆頗諳酒菜，他還要酒保幫忙勸瑞蘭喝酒。喝過酒接著是訂房間的爭執，世隆當然想佔便宜，瑞蘭不從。然後又是就寢之爭，其中世隆頗有狡辯之處。

比如世隆說瑞蘭不守信，要她實踐「權說做夫妻」之言。瑞蘭以官位相酬，並申明自己是守節操的千金小姐。爭執不下，世隆突然轉念「且住，不要與她硬。若硬，兩下里就硬開了，還要放軟些。」可見他蠻會見風轉舵，擅用心機。於是以跪求饒，瑞蘭以恩人相稱，他竟又以此相脅，瑞蘭三番兩次回說告知爹爹，再行迎娶。甚至都搬出了「怕仁人累德，娶而不告，朋友相嘲。」之言。表明她非失信，亦非無情，實是顧慮禮法和榮譽。吵到後來，瑞蘭只好明白表示：「(旦)秀才，你送我到行朝，與爹爹說知，教個媒人說合成親，卻不全了奴家的節操。(生怒擊桌科)你前日在虎頭寨上，若沒有蔣世隆呵！亂亂軍中遭驅被虜，怎全節操？」世隆動怒了，他唯恐以後得不到她，似乎今夜非做夫妻不可。擊桌之聲驚動了店主人，世隆不但有欠風度，也沒面子，還要勞煩店主公暗示他「柳下惠」之道。最後黃公軟硬兼施，說了一番大道理；再加上店主婆善於揣摩瑞蘭心理，願權做主婚人，這才去了瑞蘭「娶而不告」的疑慮，終於答應。世隆自是喜不自勝，山盟海誓一番，總算了了瑞蘭心事。

其實，若照瑞蘭所建議的做法實在是順理成章，相當美好。相信大部分女子會同意她的做法的。蔣世隆老羞成怒，所說的話也不合邏輯。難道和他同度一夜就是保全節操？他的猴急的確會令人想笑。難怪發展到明朝末年流行的通俗才子佳人小說《龍會蘭池錄》，會把他描繪成沉湎色慾之徒。也難怪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批評《拜月亭》為宣淫之書，都是源於此齣戲吧！從男女兩性心理的角度來探討此齣戲，是頗耐人尋味的。這一對情侶：一個熱烈，一個冷淡；一個進逼，一個退縮。瑞蘭百般閃開，世隆糾纏不放，整個晚上耗在不同角度的爭辯，磨礮了大半天，世隆一點都不能了解瑞蘭的想法，好像不達目的不罷休似的。店主公還暗示他柳下惠坐懷不亂的故事，所以說世隆的人格還帶有一些雜質。

三、多情

此劇主要是蔣、王二人的愛情，兩位男女主角自然都有情感豐富的一面。王瑞蘭對愛情的堅定已是不用置疑了，現在來看看劇本中對世隆忠貞的描寫。

接上面〈招商諧偶〉結尾的地方，小倆口終於停熄戰火，成就一樁姻緣。世隆的歡欣自不待言：「看她喜時模樣，愁時容貌，燈兒下越看著越波俏。」這應

該是世隆對瑞蘭愛情深化的開始。瑞蘭仍不放心，「只恐容易間，把恩情心事都忘了。」擔心世隆日後負心，世隆於是發誓：「蔣世隆若有此心，與你星前月下去罰下誓來。(旦)你自去罰。(生)蔣世隆若忘了小姐厚恩，永遠前程不吉。海誓山盟，神天須表。辦至誠，圖久遠，同諧老。」這樣的誓言的確是很動人。接著瑞蘭唱：「恩情豈比閒花草」世隆唱：「往長恨更長寂寥，今夜只愁天易曉。」真的是「百年夫婦途中合，一段姻緣天上來。」

到了二十五齣〈抱恙離驚〉對世隆來說簡直是一場風暴。這也是一齣重頭戲，寫一對恩愛夫妻活活被拆散。這不僅是蔣、王夫妻生活上的重大轉折，也是王瑞蘭性格發展上的一個重大轉折。從此，原來感情深厚的父女在思想上一直處於激烈的衝突之中。當時世隆臥病在床，瑞蘭請了太醫來看，庸醫的一場譁謔反襯出瑞蘭的體貼關切。比如翁太醫擊桌大叫時，瑞蘭抱著世隆埋怨：「這太醫好沒分曉，病虛的人，為何這般大驚小怪？」太醫看病時，她又叮嚀著：「先生，用心看一看，是什麼症候？」看完病，世隆曾說：「娘子，我病體難醫難治，你這苦如何存濟？」瑞蘭唱：「願流恩降福，降福災星退。」世隆又說：「勢漸危，料應我不久矣！若還我死，你必選個高門配，我便死向黃泉，一心只念你。」瑞蘭：「休提，不由人淚暗垂。傷悲，何時得歸故里。」這一幕刻畫出二人之深情，屋漏偏逢連夜雨，真是淒慘的一對鴛鴦。

正在養病之中，王鎮突然經過這裡，六兒進來，正好遇見瑞蘭，展開了一場重逢的好戲。等到王鎮知道瑞蘭跟一個秀才在一起，頓時大怒，劇情突降。馬上要帶瑞蘭回去，瑞蘭一番辯解，和世隆一起哀告均無效。王鎮的無情如暴雨直下，如狂風刮過，「一對鴛鴦生被跌天風浪。」世隆充滿了抱怨，充滿了委屈。瑞蘭只好叮嚀世隆照顧自己，並準備應考。世隆欲哭無淚：「我和你再，我和你再得成雙，怕死後一靈兒到你行。」「我不道再，我不道再娶重婚，你焉肯終身守孀。」兩曲【川撥棹】唱盡了被拆散時的傷心和無奈，真是「苦別離，愁斷腸；兩分離，愁斷腸。」瑞蘭被扯開，世隆被推倒，王鎮怒斥生，一片混亂。底下一幕是世隆一輩子都忘不了的傷痛。

【卜算子】(生)病弱身著地。(末上扶生科生)氣咽魂離體，拆散鴛鴦兩處飛。天哪！多少啣冤氣。店主人放手，我拚命去趕他轉來。(末勸科)已去遠了。

【金梧桐】(生)這廝忒倚官，忒挾勢。便死待何如，欺侮俺是窮儒輩。俺這裡病愈深，她那裏愁無際。旅店郵亭，兩下裏，人應憔悴。我那妻，怎教我忍得住恓惶淚。(末)秀才官人，休要短見，且自安息，保重貴體。

二十七齣〈逆旅蕭條〉雖是齣過場戲，但交代了世隆與瑞蘭別後的心情，他一樣想念瑞蘭，底下此曲傳達了他的憤悶和思念：

【五樣錦】姻緣將謂五百年眷屬，十生九死成歡聚。經艱歷險，幸然無虞。也指望否極生泰，禍絕受福，未妥。尚有如是苦，急浪狂風，風吹折並根連枝樹，浪驚散鴛鴦兩處孤。更全然不想我這病體疾驅，那肯放容他些兒個叮嚀囑咐。將他倒拽橫拖奔去途，回頭道不得聲將息。幾曾有這般慈父，跌得我氣絕再復，死絕再甦。一回價上心來，一回價痛哭。

二十八齣〈兄弟彈冠〉，興福來找他一起應舉。寒暄之後，問及大嫂，世隆不禁悲從中來：「提著心腸慘淒，不由人忍不住淚珠流顆。但有死別生離，那煩惱似天來大。」與前面的甜蜜歡愉比較，世隆此時真是無語問蒼天。

三十六齣〈推就紅絲〉他斷然不接受紅絲，他說：「恩德厚，有何顏再配鸞儔。」從此齣開始，通行本把後面幾齣戲讓給蔣世隆表演，強調了蔣的堅貞。三十七齣〈官媒回話〉借官媒的口，表明蔣的態度，不肯應承。三十八齣〈請偕伉儷〉寫他的心情。「昨為王尚書遣官媒婆院子來此說親，教我越加煩惱，不知甚日方得我嬌妻消息。唉！不免將琴書消遣一番則個。」一曲【懶朝天】寫出他的溫雅與多情：

【懶朝天】一自瑤琴操離鸞，眼底知音少，不與彈。今朝拂拭錦囊看雪寒，傷心一曲倚欄杆，續關雎調難。

三十九齣〈天湊姻緣〉張都督和他對話，處處表現出他的舊情不忘和堅定。「佩德啣恩非淺，別後心常懷念。」「縱有胡陽公主，那宋弘呵！怎做得虧心漢。」張都督說：「狀元大人，你如此說，終不然終身不娶不成？」他回答：「石可轉，吾心到底堅。」當張都督勸他：「成就了此親，享榮華，受富貴，有何不可？」他道：「貪豪戀富，怎把人倫變！為學須當慕聖賢。」可說正氣凜然了。又回絕說：「姻緣難把鸞膠續斷絃。」「絲鞭辜負嫦娥愛少年。」堅定到極點。一連四出，舞台圍繞著蔣世隆轉，以加強蔣是個“義夫”的形象。重逢之後，蔣世隆唱道：【哭相思】「一別招商已數年，今朝重續舊姻緣。貞心一片如明月，映入清波到底圓。」好一個「貞心一片如明月」，這樣堅如金石品質，是明代作家塑造的完美人格的典型。到四十齣〈洛珠雙合〉皇帝頒詔曰：「夫婦乃人倫所重，節義為世教所關。……蔣世隆講婚禮於急遽之時，從容不苟；妻王瑞蘭待媒妁於流離之際，貞節自持。……」起首二句在宣揚倫理道德，中有表揚和封官，極盡榮耀。「堅金百鍊終無變，義夫節婦人間鮮」好人有好報，美滿之至。

關於世隆人格的一致，似乎有不同的意見。比如說有人不喜歡〈曠野奇逢〉

中他對王瑞蘭產生愛情，寧願他是純粹出於俠義的動機。宋光祖不以為然，他認為「如果那樣寫，就離開了愛情主題。何況蔣已有過救助陀滿興福的狹義行爲，蔣此時萌發愛情是必然的。」¹⁴此說很合乎邏輯。又有人不喜歡蔣世隆的故做冷淡。其實這也毋庸議論，蔣世隆就是這樣的人。他已經三十歲了，比王瑞蘭懂世故。在單純的少女面前耍點小花樣，正可以探測瑞蘭的心意，豈不兩全其美？宋光祖說：「蔣對自己鍾情的人逗趣是他喜劇性格的表現。」還有人指責蔣世隆「乘人之危」更是言重了。宋光祖從瑞蘭角度來分析，雖然下場詩有「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」的無奈，但卻另有「今日得君提掇起，免使一身在污泥。」的欣慰。前面說過金、元時期婦女貞操多於戰亂時期表現，這是不能不顧慮到的現實。而且即使是“權說”，也不是隨便可以說的，何況是簪纓之家的千金？瑞蘭必是對世隆有好感才願意如此。

另外，從最後蔣世隆接受絲鞭一事來看，侯百朋認為世德堂本的處理較能表現出世隆的人格特質，也較能與前面的人格一致。他的分析極為精細，他說：「在世德堂本里，對蔣性格的掌握，似較通行本為準確。官媒送鞭時，蔣的態度起初是沉吟猶豫：『我怎應答，忍下得辜他負他？』寫出了蔣堅貞的一面。而當媒婆說出是朝命判合，蔣屈服了，對陀滿說：『兄弟，朝廷旨，朝廷旨愛咱，感皇恩即當領納。』又寫出了蔣性格中軟弱的一面。……威懾的力量是巨大的，何況他又希冀著高中後能青雲直上呢！終於在壓力之下，他屈服了，他答應了，這就合乎此時人的處境和他的心理狀態，也照應了前面蔣性格中的另外一面，多層次多側面地刻畫了蔣。比之通行本，蔣的性格顯得更複雜。」¹⁵

侯百朋對世隆在〈曠野奇逢〉以及〈招商諧偶〉中的行爲表現批評得較為嚴厲，比如他認為蔣有“乘人之危”之心及“誘惑”“暴力”之嫌疑。言之雖苛刻了些，但在這一點上的見解卻令人激賞。通行本把世隆改造得堅貞不二，和瑞蘭同樣的步調。雖是很完美，讓人起憧憬之心，但有制式的感覺，像是捏造出來的，和前面的表現其實不是很貼合。說得明白一點，世隆做事有一點點投機心態，從〈文武同盟〉和〈招商諧偶〉中多少可見端倪。而且關漢卿著作實是從現實主義出發，他要表現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的，活生生的個性。他從人性看人生，絕不是爲了宣揚某種倫理思想而塑造人物，這一點是研究關氏作品時不能不注意的。所以說迫於現實局勢，蔣世隆是有可能接受絲鞭的。而世德堂本的結局比較能

¹⁴ 宋光祖：〈南戲《拜月》稱“奇絕”〉見《《藝術研究資料》第8輯，1984年8月）頁221。

¹⁵ 同註7，頁93。

符合蔣世隆這一人物的性格發展。

第三節 王 鎮

王鎮：第十齣〈奉使臨番〉他才上場：「自家姓王，名鎮，女真人也。官拜兵部尚書，家眷五十餘口，至親者三人。夫人張氏，小女瑞蘭，年方及笄，未曾許聘。」由此知道，瑞蘭是他的獨生女。王季思曰：「王鎮一出場，聶與陀滿的矛盾，即告結束，從此轉入戰亂的描寫。」他年邁還奉命平番，是個忠於國事的臣子。而做為禮教時代的父親，他的確是威風八面。本劇中，他算是唯一的反面人物（不包括第四齣〈罔害蟠良〉的聶賈列的話）。在戲曲小說中，有一個現象，就是父親常常充當壞人的角色，王鎮有些冷酷無情，不顧在烽火中對女兒有恩而今臥病在床的世隆，亦無視女兒的哀求，硬生生地拆散患難夫妻，實在說不過去。處在傳統社會的上層人物，這樣的人特別使人憎惡，激起人們對於門第禮法的強烈反感。但是當他懷疑新科狀元正是他所拋棄的窮秀才蔣世隆時，又換成一副熱忱的面孔，執意要招他為婿。前後對比，揭露出他的挾權倚勢、貪富欺貧特質，是一個圖利為主的人，濃厚的門第觀念，使他做事充滿了霸道。這就為蔣、王愛情設置了巨大障礙，也是考驗王瑞蘭愛情深度的關鍵點。對婚姻的選擇，女兒的態度已很清楚，但他仍然執意自己的做法，就未免太專制了。

王鎮暴露了頑固勢力的醜惡面目。在外族入侵面前，他無安邦定國之策，滿載金銀財寶去向敵人求和。在家庭中卻執意地維護「門當戶對」、「夫貴妻榮」等傳統的婚姻觀念，硬要拆散這對夫妻。雖是天下父母心，總希望女兒嫁個有錢、有地位的夫家；但女兒已表態得這麼清楚，他還堅持，就難免不起衝突了。可以說他是從維護簪纓世家的地位出發，來決定女兒的婚姻的。他所要的不是女兒的愛情，而是狀元郎的地位。對於他來說，結婚是一種政治行爲，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。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，而不是個人的意願。這樣的決定，如果考上的文狀元不是蔣世隆的話，故事會怎樣發展下去呢？怪不得作者要以喜劇結束，且在過程中，也大大地諷刺了王鎮。在汲本第三十九齣〈天湊姻緣〉中借張老爺的口，對他做了戲謔式的撻伐，算是最大的懲罰了。當蔣世隆說到：「學生正染病間，被他父親也是王尚書偶然遇見，奪回去了。」張都督罵道：「咳！這個天殺的老忘八。」這就夠了！他不是壞到必須受懲罰，他只是現實勢利罷了！

所以還構不上布羅凱特所謂的「通俗劇」¹⁶的標準。像〈抱恙離鸞〉那場戲，他的表現就不夠有風度。再怎麼樣都不能不對女兒的救命恩人表示謝意，這是人之常情。就因為這樣，後面的相認可讓他狼狽不堪。王鎮的人格大致從底下兩點來看：

一、勢利

王鎮所為從外表觀來，是維護傳統社會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的婚姻制度，為傳統禮教執言。實際上他對傳統禮教並不奉為圭臬，恪守與否，端在是否與己有利，完全出於自私的立場。譬如禮教社會裡極為重視婦女的貞節，他卻視若無睹。只因世隆是個窮秀才，他便擺出衛道者姿態，破壞這樁婚事。王鎮的勢利來自於他的門第觀念。他是屬於虛榮型的父親，選女婿著重在他的職務、地位、名氣。而不注重對方自身的實在價值。他要的是體面的女婿、榮耀的家庭，完全不顧女兒的感情。要有權有勢，滿足他的虛榮心。這樣的心態等於是把婚姻當作商品來交換，所謂的政治聯姻。他是瞧不起窮書生的，在〈抱恙離鸞〉中，他對蔣世隆說：「你自想，甚年發跡窮形狀。」說得很刻薄。針對王尚書的勢利，作者透過王瑞蘭做了有力的反擊。「爹爹！人在那亂，人在那亂離時節，怎選得高門廝對廝當？」在王瑞蘭看來，富貴、貧賤並不是固定的，一成不變的。也不是先天的，而是後天造成的。

由勢利引發的狠心，更是令人難以認同。當他要女兒隨他回去時，瑞蘭和世隆一起求情：

【玉交枝】(生)哀告慈悲岳丈。(外)唛！誰是你岳丈。(生)可憐我伏枕在牀。

(外)就死有誰來憐你。(生)我必定是死了。煎藥煮粥無人管，等待我三五日時光。(外)去去，一時也等不得。(生)全沒些好言劈面搶，惡狠狠怒氣三千丈。

(外)六兒，扯上馬去。(生)只倚著官高勢強，只倚著官高勢強。(丑扯旦科)

這樣的鐵石心腸未免太不通人情，他還撂下狠話：「若要成雙休指望。」有點像無賴了。之所以這樣，關鍵就在蔣世隆是一個窮秀才。帶給瑞蘭的只有滿腹的哀怨和感嘆：「更沒些和氣一味莽，鐵膽銅心，打開鳳凰。」，常有「甚時除得我心頭悶，甚日除得我心頭恨！」的訴苦，埋怨父親：「意似虺蛇，性似蝎螫，一言如何訴說。」

王鎮的勢利無情，一直到三十五齣〈詔贅仙郎〉再次表現出來。一上場他就

¹⁶ 同註 1，頁 73。

唱：【高陽台】「萸萸更新，流光過隙，桑榆日近西山。有女無家，一心日夜憂煩。」女兒哪裡是無家？是他嫌貧愛富，不認窮女婿罷了。「蒙聖旨著俺招贅文武狀元為婿，不免請夫人女兒出來，一同遣遞絲鞭便了。」說得好輕鬆。當瑞蘭說她已有丈夫時，他的反應是：「胡說！你丈夫在那裡？」真是令人氣結。而瑞蘭姊妹義正辭嚴地說完他們的打算後，他居然以「朝廷恩命，休得多言」回絕，就開始喚官媒婆了。可見兩姊妹說的一大段肺腑之言，他聽都沒聽。由勢利引發的霸道，實在不可理喻。他還沾沾自喜，唱道：【黃鶯兒】「二女正青年，相門高，當遴選，乘龍未遂吾心願。幸朝廷命宣，配文武狀元，郎才女貌真堪羨。」充滿了勢利得意的心態。然後還將女兒真容託媒婆帶去，如此殷勤，不可同日而語。三十九齣〈天湊姻緣〉中他對蔣世隆說：「今日之事，非是老夫強逼。只是聖意如此，不敢有違。」這時候的他多麼客氣。而當張都督罵他老忘八時，不知他又作何感想。

二、愚昧

王鎮除了勢利外，很多地方仔細思考發覺他是頗愚昧的，而且還會裝蒜。比如三十七齣〈官媒回話〉，官媒婆已經說得很明顯：「那女子名叫瑞蘭，與瑞蓮聲音廝類，名韻相同事偶然。」他不但沒有反應，居然還說：「那女子失散了母親，在途路上單身不便了。」實在很會裝蒜。然後說到岳丈拆散錦鴛，他居然又說：「夫人，有這等奇事！」真笨！怎不會想到自己？反而是夫人提醒他：「孩兒瑞蘭與伊妻名兒一般；孩兒瑞蓮與伊妹名非兩般。我中都路母子曾失散；你招商店父子重相見，事跡相同豈偶然。」他才開始聰明些，設計酒筵讓瑞蓮辨認。

王鎮的愚昧其實是和他的勢利互為因果的。因為如此，才眼界不高，心胸不大。一切以世俗的標準去衡量，其實有它的侷限性。而本劇中的喜劇性也表現在對王鎮辛辣的諷刺上。比如王鎮自以為是忠臣，其實是個老朽。第十齣〈奉使臨番〉中，他回答瑞蘭問他為何朝廷指派他去和番說：「惟行君命豈私身，正是家貧顯孝子，國難見忠臣。」他把兵部尚書的要職看作「養老官」。一上場有唱：【丞相賢】「彎弓馳騎射雙鵬，武勇超群膽氣豪。紫袍金帶非同小，見隨朝，兵部尚書官養老。」前面充滿豪氣，最後一句氣勢陡降，傳達出他的臨老心態。滿朝爭議遷都，他不介入；番兵大軍壓境，他不設防。「馬挂征鞍將挂袍」，在「私宅稱觴」，結果不但官民遭殃，連他自己的妻兒也保不住。而他最大的功績原來是去向番邦獻寶乞和。王鎮自以為嚴父，其實是個勢利小人。當蔣世隆是個窮秀才時，他不講恩義，翻臉不認婿。當蔣世隆是個新狀元時，他不顧羞慚，也要招為婿。禮教的虛

偽性由此可知。作者爲王鎮安排的是一個冤家路窄、自取其辱的下場，三十九齣〈天湊姻緣〉這個情節很有特點。蔣世隆並不知道主人就是自己的岳父；王鎮是知道客人就是女婿的。所以蔣不是有意諷刺王鎮，他在敘述自己的遭遇的同時，就陷王鎮於窘境了。

王鎮的存在，只爲製造劇情的曲折性。嚴厲固執的權威形象專表現在女兒的婚姻上，因居於反對者的立場，過程中自然倍受斥責，成爲被埋怨的對象。一旦愛情圓滿成功，基於他並沒有犯任何傷天害理的大罪，於此時也不再對愛情造成威脅，劇末對其結局則是輕鬆一筆帶過，顯示了民間對惡人仍有程度上的差別。醜化歸醜化，斥責歸斥責，只要不是殺人放火等大罪行，都仍是屬於可原諒的一般人。何況他也是爲女兒好，只是受制於世俗的觀念吧！

第四節 陀滿興福

陀滿興福是忠臣陀滿海牙之子，繼乃父之風，有忠直的本質。進賢堂《全家錦囊拜月亭》的十六幅插圖，第一幅就是〈興福避難〉。兩旁一付對聯，寫的是：「父年（念）股肱扶社稷，兒慮忠孝著名時。」相當動人，底下戲文則是世本第二齣〈世隆自敘〉。接著就進入第七齣〈興福遇隆〉「興福家九族遭殃，六親俱喪銜冤枉。」很能激起人的同情心。符合「悲劇的情感效果——激起同情與恐懼」¹⁷也類似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悲劇要素「急轉」¹⁸

「一個突然發生的事件造成情勢的突轉，這只是使人物關係複雜化的外部條件——糾纏的開始。如果沒有發生這個事件，場上人物的關係就不會這樣複雜。」¹⁹陀滿興福家遭驟變，這就是情勢的突轉。命運對他是太殘酷。父親的忠心換來全家誅殺，他一身武勇，無從報效國家，還落得逃亡，是很戲劇化的開始。幸得世隆相救，結爲盟弟。後又入山寨爲王，也是不得已之計。這樣的遭遇委實欲哭無淚，令人叫屈。幸後來考上武狀元，又得皇恩赦免，總算一洗冤屈，又與瑞蓮結爲連理，好人有好報，是一個逆境中知道求上進的青年。

關劇中陀滿事件之交代，只有第一折末尾【醉扶歸】、【金盞兒】、【賺尾】三曲紀錄。先有（外云了）、（打慘科）、（隨末見外科）、（外末共正末廝認住了）、（做住了）這些動作指示，然後正末唱了三曲，內容爲疑惑世隆怎有這樣的賊兄弟，

¹⁷ 同上註，頁 69。

¹⁸ 亞里斯多德：《詩學箋註》姚一葦譯（台灣：中華書局，1989 年元月十版）頁 96。

¹⁹ 徐扶明：《論戲劇性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1 年）頁 111。

並勸世隆離開為妙。到了世本及通行本都用了不少篇幅，來描敘他落荒而逃的情節，可說想像力豐富。《幽閨記》第三齣〈虎狼擾亂〉、第四齣〈罔害蟠良〉是交代故事背景，戰亂的開始。第五齣〈亡命全忠〉到第九齣〈綠林寄跡〉，除了第八齣〈少不知愁〉是瑞蘭出場外，其他四折（五、六、七、九）齣，都在寫興福逃亡過程。可能是插科打諢太多，一般認為此處結構稍微鬆散冗長，是唯一的缺點。但也有人認為，以為劇情鋪敘所需。劇本中塑造的他，能知恩圖報，是他人格特質中令人欣賞之處。對待世隆一片敦厚，真摯感人。可惜後來地方戲為了簡化，把他的戲都刪掉了，這樣的正面人物不該忽略。底下就其人格特質中的“純良忠厚”及“知恩圖報”兩項來分敘：

一、純良忠厚

第五齣〈亡命全忠〉（小生陀滿興福上）【紅衲襖】「將門庭，非小輕，掌貔貅，百萬兵。威權勇猛千般計，勢顯英雄一派鉦。官宦族，名譽稱，聲聞徹帝京。好笑番魔也，怎當俺三千忠孝軍。」此曲介紹了他的出身，最後二句世德本沒有，大概又是改編者所加，以增氣勢。不過「忠孝軍」是金朝最後一個皇帝金哀宗時才設立²⁰，此處只好說是借用，不計較歷史真相了。另外，世本此齣是在官兵已逼家門下，興福慌亂中殺出重圍逃逸。通行本則寫得較從容。官兵將至，還和屬下商量，有人勸以忠孝軍相搏，可「上報老相公屈死之讎，下免三百口屠戮之苦。」他說：「我若殺了那廝，怎全得我老相公的忠義？無計可施，只得逃難他方，再作計處。」這大概又是明人為宣揚忠義所改。王季思曰：「為全忠而亡命，固有可取；但缺乏英雄血性。此乃人物階級和歷史侷限處。」²¹王說頗有道理，姑將之歸為純良忠厚的性格所致。

第十二齣〈山寨巡邏〉開始了他劫掠的生涯，起首有言：「陀滿興福來到此間，所謂慌不擇路，飢不擇食，只得結集亡命，哨聚山林。……除非黃榜見招安，餘下官兵收不得。」可見他隱身綠林實是不得已。此出最後，世德本多了一首【包子令】也在表達他的心聲：「我是慈悲極善人，極善人。隨他人夥害良民，害良民。捉住一個遊街棍，把來生吃眾人分。」現實逼得他把善良的本性隱藏起來。

第二十四齣〈會赦更新〉寫興福離寨，他唱道：【稱人心】「宵行晝伏，脫離虎口鯨牙。不得已截道打家，聚亡生，集捨死。山間林下，逆天無道，這榮華成

²⁰ 王明蓀：《宋遼金元史》收《傅樂成主編：中國通史》（台北：眾文圖書公司，2001年二版四刷）頁89。見註52。

²¹ 王季思主編：《幽閨記》收《中國十大古典喜劇集》（上海：文藝出版社，1982年初版）頁249。

甚生涯。」看出他的是非之心，回首恍如惡夢。又言：「天幸遭逢頒大赦，改過從新，作個清平無事人。」興福的生命有了轉捩點。

第二十八齣〈兄弟彈冠〉興福來到招商店見到世隆，當他知道世隆染病，立刻安慰他：「違和，天相吉人身痊可，卻望節飲食，休勞碌。怎忘卻？忘了問別來尊嫂貴體安樂。」多麼體貼。當他又知道世隆婚事不諧時，勸說：「斟酌，尊共卑，親和戚，順他受他，等些時宛轉求人團搭。」又可看出他懂事的一面。而這些都基於他有純良溫厚的天性。王季思曰：「寫興福，剛中有柔，粗中有細。」²²的確如此。

二、知恩圖報

第七齣〈文武同盟〉當世隆助他逃亡正要離開時，他一轉念：「且住，我陀滿興福聰明了一世，懵懂在一時。方纔跳入那秀才園中，他不拿我送官請賞，反助我銀兩，又結義我為兄弟。我久後若得寸進，欲報恩義，未知他姓甚名誰。」世隆以為要攀扯他，他唱道：「無他效芹，略得進身，犬馬報，怎敢忘半米兒星分。」下場詩他唱的是：「常言知恩報恩，」十足表現出他的感恩之心，日後的所為果然證明他真是知恩報恩。

第九齣〈綠林寄跡〉他成了山賊寨主，頒佈“三不可殺”戒令：「中都路人不可殺；秀士不可殺；姓蔣的不可殺。」顯然都是針對報恩而設。

第二十齣〈虎頭遇舊〉：世隆、瑞蘭被眾嘍囉押往山上，後被興福認出時，興福連忙謝罪：「緊降階，釋縛扶將起，是兄弟負恩忘義。」真個是有情義。他還勸世隆暫時留下來，等局勢安定再走。當瑞蘭堅持要走時，他贈金百兩，可真豪氣大方。前有世隆贈銀，「此時金贈有恩人」可見其報恩之心。

第二十八齣〈兄弟彈冠〉興福找到世隆，他要世隆一起赴行朝應舉，還幫他處理不夠的房錢。興福再次贈金，義氣可貴。

第三十六齣〈推就紅絲〉兩人雙雙高中，世隆曰：「兄弟，所喜者志得意滿，身顯名揚。所悲者，家園蕩廢，琴瑟淒涼。」興福安慰他：「哥哥，這幾件都不打緊。兄弟一門良賤，三百餘口，盡被聶賈列無辜殺戮，止逃得兄弟一身。幸得恩兄搭救，戴天之讎未報，再生之恩未酬。哥哥這些小事，何足掛念。」他時刻都不忘世隆之恩。

第五節 蔣瑞蓮

²² 同上註，頁360。

蔣瑞蓮：黛綠年華，小家碧玉。係世隆之妹，與兄逃難途中失散，與王夫人相遇，認為義母與之同行。後與瑞蘭同居深閨，一日因竊聞瑞蘭拜月祝禱，而探得姐夫乃失散的胞兄。悲喜交織而泣，自此與瑞蘭感情益厚。王尚書為二女招婿將她許配給武狀元陀滿興福，成就一樁佳緣。

她的出場有兩種版本：汲本中是第十一齣〈士女隨遷〉和哥哥一起出場；李評本和暖紅室本卻提前到第二齣，似乎太快了些，還是在十一齣較順理成章。她未曾吃過苦頭，卻能與兄互助互勉，是很稱職的妹妹。瑞蓮的人格特色在《幽閨拜月》中最突出了，給人活潑伶俐、善解人意的感覺。在戲中，作者設計的她，是一個單純而沒有心機的女孩。由於這樣的人物，才有王夫人認她為義女，王鎮視她如同己出，又與瑞蘭情同親姊妹，分憂解勞。也能明大義，知分寸，對婚事的安排很能合作，是個有福氣而又討人喜歡的好女孩。她與興福都足以做為年輕人的榜樣。這一條次情節的線（許子漢還認為是主情節線。）也應該呈現出來。底下我們來看瑞蓮在那些齣戲中表現出她的人格特色：

一、天真伶俐

第十一齣〈士女隨遷〉她一出場就能察言觀色：「哥哥請，哥哥，妹子往常見哥哥眉開眼笑，今日因甚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，卻為何來？」她的伶俐表現在對哥哥的關心。

第十八齣〈彼此親依〉逃難中錯應王夫人，她一看是老媽媽，就說：「你是高年人，怎生行得這山徑？瑞蓮款款扶著娘慢行。」真是善良體貼。當王夫人欲認她為女兒時，她回答：「情願做小為婢身，焉敢指望做兒稱。」可謂懂事乖巧，知道分寸。王季思說：「恤老憐孤，將錯就錯，在亂離中相互扶持，表現了一種好品德。」又說：「寫瑞蓮的乖巧，與出身大家的瑞蘭不同。」

第二十六齣〈皇華悲遇〉中一家人終於團聚了，準備搭船往南京出發，瑞蘭因思念世隆，淚流不停。瑞蓮注意到了，問說：「姐姐你為甚啼哭？」瑞蘭已是有苦無處訴了：「欲言又忍，心兒裏痛切切如刀剜，眼兒裏淚滴滴如珠搵。」瑞蘭的細心伶俐，使她注意到瑞蘭的異狀。

第三十二齣〈幽閨拜月〉中當她猜出姐姐的心事時，瑞蘭反說她胡言，要到父親那兒告狀，瑞蓮趕忙求饒說：「我特地錯賭別。」然後跪下來：「姐姐，望高抬貴手饒過些，一句話兒傷了俺賢姐姐。」反應可說伶俐，天真無邪。

二、善解人意

瑞蓮人格還有一個特色，就是善解人意。

第十一齣〈士女隨遷〉世隆埋怨因父母服制在身，未能參加科舉。瑞蓮好言安慰：「功名事本在天，何必心過慮。且從他得失，任取榮枯。為人只恐身無藝，暫時間未從心所欲，金埋土，也須會離土。」這麼明理貼心的妹妹是世隆的福氣。

第三十齣〈對景含愁〉春天來到，一片「媚景芳菲」，瑞蘭卻是「春思慳慳」，細心的瑞蓮注意到了：「姐姐，因誰牽惹芳心？媚容香褪，嫩臉桃衰，看看恁寬盡金縷羅衣。」瑞蘭還故作掩飾：「休疑。只為傷春。」

第三十二齣〈幽閨拜月〉是本劇最精采的一齣戲。瑞蓮在這齣戲裡也表現最出色。一開始她看瑞蘭「懶去梳妝臨寶鏡」，她說了：「姐姐，當此良辰美景，正好快樂。你反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，為甚麼來？」瑞蘭回說：「我幾時得煩惱絕？幾時得離恨徹？」瑞蓮勸她：「姐姐撒下些吧！」「姐姐，你綉裙兒寬褪了褶，為傷春憔悴些。近日龐兒瘦成勞怯，莫不是又傷夏月？姊妹每休見撒，斟量著你非為別。」瑞蘭：「你量著我甚麼？」瑞蓮：「多應把姐夫來縈牽，別無些話說。」她一下子就把瑞蘭的心事猜中了，瑞蘭不承認。接下來兩姊妹互相調笑，然後瑞蓮藉故走開，卻躲在園中看瑞蘭做什麼。透過瑞蘭的拜月，才知道她的心事。逼得瑞蘭「我一星星對伊仔細從頭說。」終於姊妹姑嫂相認。在這齣戲中，瑞蓮的天真伶俐及善解人意都表現無遺。「往時煩惱一人悲，從此淒涼兩下知。」姊妹感情更深一層。

第三十四齣〈姊妹論思〉瑞蓮說：「這邊愁似那邊愁，伊的恨如奴的恨。」兩人的心思幾乎一致了，「從今許下千千拜，望月瞻星夜夜間。」發展到第三十五齣〈詔贅仙郎〉兩姊妹志同道合，同樣辭贅抗婚，表現了堅貞的一面，是很值得喝采的。最後許配給武狀元，也看出她個性中善良隨和的優點，這樣的人是很有福氣的。王季思說：「興福與瑞蓮的結合，沒有感情基礎，只是作為世隆和瑞蘭這條線索的陪襯，沒有多少戲看。但此二人在觀眾心目中均有良好印象，他們的結合合乎觀眾意願，給戲增添喜劇氣氛。」²³

的確，這一對年輕人是很可愛的一對，在戲中這樣的搭檔，很能達到綠葉襯紅花的效果，與世隆、瑞蘭的主要線索兩兩交織發展，是《拜月亭》結構中很特殊的地方，在美學上有一種對稱之美，令人稱奇。亞里斯多德說：「即使偶發的事件，如能看得出有一種設計在其中，當十分使人驚異。」²⁴

附帶一提的是：瑞蓮在最後結尾部分，三本的處理方式都不同。關本中的瑞

²³ 同上註，頁 387。

²⁴ 同註 18，頁 87。

蓮，因錯配絲鞭而又受瑞蘭的影響，不願嫁給武狀元。瑞蘭費了不少唇舌，興福也上前相勸，瑞蓮還是不肯答應，瑞蘭假裝發脾氣了。結果使命上場，把陀滿興福升了官，並且聖旨下來欽賜陀滿興福和瑞蓮成親，在這樣的壓力下，大抵蔣瑞蓮終於只好答應了。由此可知，關原作第四折其實比《幽閨記》多了二層曲折，即瑞蘭之責備世隆以及瑞蓮之拒婚。劉逸生說：「這一層曲折並不是可有可無的。作者通過這段富於戲劇性的描述，進一步揭露了當時統治者對待婦女的殘酷和缺少人性。」²⁵這又是新歷史主義的觀點。世本則是王夫人出面，講了幾句父母之命的话，她就接受了。通行本則不著痕跡的大團圓結束，用了許多的吉祥賀喜的詩篇或愛情典故輪唱，一片熱鬧洋溢。把王鎮、蔣瑞蓮、陀滿興福，都模糊化了。

《戲劇的分析》一書中曾提及刻畫人物性格的技巧，包括：「相貌的描述、旁白與獨白、人物的對白、交互的品評、語言的格調、人物的動作等」²⁶以上人物的描寫都包含了這些要素。又比如劇中官兵、店家、酒保、庸醫、媒婆等的刻畫，也極傳神。其中說話的方式，都能符合他們的身分。一齣戲的成功，從人物最能立刻看出。人物必須前後一致，與角色自身的信守相映襯，與我們所聽到的其他人物描述的相符合，也就是說要生活化。所以，劇作家必須有一雙銳利的眼睛，善於觀察人物，還要有描繪的能力，並透過心理層面寫出人內心深處共同的掙扎與煩憂，才能引起共鳴，也才能深入人心，達到潛移默化，甚至淨化心靈的作用，戲劇的功能就發揮了。劇作家要非常了解人生，這都要有相當功力和智慧的。

²⁵ 劉逸生：〈談關漢卿《拜月亭》第四折〉見《《戲劇論叢》第二輯，1958年）頁79。

²⁶ 瑞士克 e (C.R.Reaske) 著 林國馮譯：《戲劇的分析》（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77）。

